

掌舵者的孤勇

——品读殷君发长篇小说《素衣艳阳》

□李先平

读了殷君发先生的长篇小说《素衣艳阳》，我不由得感叹，幸运女神总偏爱与众不同的孤勇者。要解锁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成就，我特意引入“双重掌舵者”这一概念。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作家殷君发与主人公周斯绵的一次双向奔赴，更是两种“孤勇”在文学与现实中的相互碰撞和惺惺相惜。

《素衣艳阳》作为“医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殷君发肯定希望它能惊艳读者。小说主人公的单位市人民医院刚刚经历反腐风暴，周斯绵作为新任院长肯定希望能力挽狂澜。作家是小说创作的掌舵者，以“野心”为风帆，驾探索之舟，勇闯创作“无人区”，呈现的是驶离传统创作舒适区之“孤勇”。院长是医院改革的掌舵者，以仁心为罗盘，驭改革之舟，勇闯医政“深水区”，展示的是穿越现实暗礁之“孤勇”。

文本内外面临的境遇都是相同的：未知水域，惊涛骇浪和前行者的孤独。对于一位希望不断探索的创作者而言，主动寻求突破的孤勇是一种极其稀缺又珍贵的品质，令人钦佩。在《素衣艳阳》的创作突破中，我看到了这种可贵的品质。

“野心”对一名作家的重要性像衬衣里的备用扣，轻易看不见却少不了，但会给作品带来更多的价值。《素衣艳阳》提供的价值像湘西腊肉那渗入骨髓的烟熏火燎味，细品方知妙处。在我看来，《素衣艳阳》的创作过程是一场文学探索的冒险之旅。

在《素衣艳阳》创作中究竟表现出何种孤勇？

首先是题材拓荒之孤勇。从自己熟悉的临床医生日常叙事，转向更为复杂的医院管理叙事，并且付诸创作实践，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想法，一种舍弃成熟赛道、开垦文学荒地的孤勇。黄永玉先生说过，“画家就像个牧人，有时牧羊，有时牧马，有时牧牛，有时牧老虎，只要调度有方，裨阖有度，牧什么都没有问题的。”但“做个牧人不容易，上千只鸭子走进荡里，汪洋一片，也有招不回的时候。”作家同样如此。为了做到收放自如，作家把范围重点锁定在医学世家周金鹏和周斯绵、周斯贤父子，然后围绕一系列矛盾冲突展开，这是很高明的一招。很庆幸，作者在医院管理的叙事中，把走进荡里的“上千只鸭子”，给招回来了。

有了好题材，好比厨师拥有好食材，也需要辅以相应的制作技巧，因为好厨师从不会糟蹋好食材。作家仿佛大厨化身，展现出视角创新之孤勇：从故事的“甲板”（一线医护叙事）登上命运的“驾驶

舱”（院长决策层）。意味着叙事重心从“个体病患的悲欢”转向“医院命运的抉择”。这一创作视角的转变，赋予作品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和更复杂的文本结构。事实也是如此，院长周斯绵的每一次决策，都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毕竟是三千名员工的“掌舵者”。其难度比做一台事关生死的手术更大。而他的一言一行，都会演绎出无限种可能：比如拒绝给爱人张娟娟调一个不上晚班的岗位，不与发小汪华建同流合污等等。

《素衣艳阳》主要描写了反腐风暴后，市人民医院院长刘志和被查，药剂科、财务科、设备科、药剂科等多个岗位负责人随时接受调查，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海归”博士、肾内科主任周斯绵临危受命任院长，主持行政工作。其间，他遭遇哥哥被查、妻子不理解闹离婚等一系列打击，仍不忘初心，大刀阔斧推行改革……

主人公周斯绵在《素衣艳阳》中究竟表现出何种孤勇？

首先是坚守理念的孤勇。“瞭望者”的先见之明往往不易被理解。周斯绵着眼于医院长远发展的改革理念，在注重短期利益的现实中显得“曲高和寡”，成为孤独的瞭望者。比如在鼓励医务人员写论文搞科研的问题上，即便是医院书记也不认同。还好在周斯绵的坚持下，最终得到了书记的支持。

其次，坚守情感荒岛的孤勇。常言道，高处不胜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掌舵者的精神隔绝。作为医院领导者，周斯绵有时候必须隐藏内心的脆弱与迷茫，承受不被下属、家人乃至公众理解的情感负重。前有刘志和锒铛入狱，后有哥嫂双双被查，前车之鉴，周斯绵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做“第二个刘志和”。因此，他不容许自己道德有亏，无论是公德和私德。因为有无数人在找他的软肋。其实，周斯绵不是铁石心肠、冷酷无情和六亲不认之人。在对待双职工陈冬（肾衰病人）和王桂花以及患有肾衰竭的警官柳强庆，又充分体现“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如果不能帮助病人有质量地活下去，就应让他平静地离开。

创作与改革的孤勇是对仁心与人心的考量。它最终让周斯绵在医院行政管理和改革的迷雾中没有偏离航向，让殷君发写作生涯抵达新的境界，更让《素衣艳阳》给读者带来“熟悉的陌生感”，这正是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现实价值所在。

孤勇是最可贵的内驱力。《素衣艳阳》这部作品的诞生是两位掌舵者的孤勇，在文学与现实的海面上，激荡出壮丽的浪花！



回归本真的自我救赎

——评侯文秀短篇小说《匆匆而过》

□巴

《四川文学》2025年第九期刊载的侯文秀短篇小说《匆匆而过》，小说以细腻深沉的笔触勾勒出退休干部王大梁的精神困境与救赎之路。

王大梁的退休生活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失落的阴影中。小说开篇，雨雪交加的夜晚，醉酒的王大梁“摇摇晃晃地朝凤凰小区走去”，这个意象恰如其分地象征了他失衡的内心世界。退休仅半年，他已敏锐地察觉到“大家的眼里再也没有了昔日的温热”。侯文秀以精准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主人公从权力场域退出后的巨大虚空——那些曾经明里暗里想聘请他的企业被他一一婉拒，不是因为清高，而是因为失去了身份标签后不知如何自处。

王大梁的困境具有深刻的时代隐喻性。他是一个“习惯早睡早起的人，几十年早已习惯把自己绷得像拉满弦的弓”。这种被工作完全占据的生活模式，使他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空间。当他数着窗外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时，那种“一旦习惯了热闹，便再难以忍受寂寞”的感叹，道出了现代人的普遍精神困境。手机屏幕上“除了群消息里面的各种推销广告外，私发信息找他的人寥寥无几”，这种数字时代的孤独感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小说最精妙之处在于，作者选择了一只受伤的流浪狗作为王大梁精神救赎的媒介。起初，他对狗的厌恶源于童年被狗咬伤的不快记忆，以及父亲对此事的冷漠处理。更深远的是，这种对狗的排斥，演变为他与家人情感疏离的象征——当年他因工作电话被儿子养的多多打扰而大发雷霆，最终将狗送走，导致儿子与他形同陌路。狗在这里成为家庭情感的试金石，王大梁对狗的态度变化，实则映射着他内心情感的复苏过程。

侯文秀的叙事技巧值得称道。她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将王大梁对狗的态度转变处理得层层递进、自然可信。从最初的厌恶排斥，到雨中偶遇时的恻隐之心，再到为狗买粮、洗澡的无奈，直至最后允许狗进入家门并悉心照料，这一系列心理变化被刻画得细腻真实。特别是当狗在他突发脑梗时求救的情节，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完成了人与动物之间情感纽带的最终确认。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意象是理发店的老人和他的“理发3元”招牌。这个细节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市井气息，更暗示了一种不同于王大梁以往生活方式的存在可能——简单、质朴却充满生命活力。而那位有轻度孤独症的小男孩的出现，则让王大梁找到了与过去和解的契机。通过辅导男孩作文，他重拾了自己“单位公认的一支笔”的才华；通过试图为男孩做饭，他体会到妻子的不易；通过借书给男孩，他理解了儿子当年对他的怨恨。

《匆匆而过》这个标题本身充满哲思。表面上指代的是王大梁数过的那些车辆和行人，深层却暗示了那些在忙碌中被我们忽略的情感与时光。当王大梁最终系上围裙大扫除，哼着小曲擦玻璃，期待儿子一家回来过年时，他已经完成了从体制人到自然人的回归。不幸的是，这种回归以他突然病倒为代价，但幸运的是，他被那只自己曾经厌恶的狗所救。

小说的结尾处，儿子抱着孙子走进病房，王大梁“别过头，眼角的泪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这泪水复杂而深刻——有对过往的悔恨，有对现实的感动，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侯文秀通过《匆匆而过》告诉我们：救赎往往来自那些被我们忽视的角落，来自我们曾经排斥的善意。在一个人与人关系日益疏离的时代，或许正是那些最纯粹的生命连接——无论是一只狗，还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能够引领我们走出精神的荒原，找回生活的本真。这篇小说不仅是一个关于退休干部的故事，更是对现代人普遍精神困境的深刻观照与艺术呈现。